

雙石室遺集

張雨田題



箋經室遺集卷二

吳縣 曹元忠 撰

後學 王大隆 編

金作贖刑說

戴文節熙古泉叢話所載肉化有束亨鉞_又仁尙_受之文按此古贖刑金也其文右行文當讀磔_士除_句化五十二當爰言此化五十二當一爰也云尙_受鉞者謂贖刑用爰此迺是化故云當爰金化爰卽鑄省其字作_受蓋古鑄_鑄同字說文鏹_鏹也鄭君考工記注又稱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鏹_鏹也可證_下卽貨省貨古作_𠂔臯陶謨賈遷有無化居是也又云_又仁束_束者束卽_𠂔字古省作_𠂔故說文云桀磔也磔辜也古文辜从死作_𠂔與桀从_𠂔在木上同意皆張其尸之形此又省_𠂔作束耳_亨卽_士字从到子作古到古文子作_𠂔子古文作_𠂔从_𠂔象髮也此古下_ノ又_𠂔之省曰磔曰_士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注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_{疏引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不孝之罪五}之刑義_{堪互證}周禮迺周公致太平之書不欲斥言弑逆就所言殺其親者是此_亨字爲不

孝之罪殺王之親者是此束字爲不忠之罪若曰不忠不孝五刑莫大不得援職金
金貨罰貨之文槩予收贖隋書刑法志載齊律又列重罪十條其犯十者不在八議
論贖之列義蓋防此吾以知是化之爲周贖刑金也

憲齋中丞藏黃金方寸面有陰識二字曰祥而口其外按其文亦當右行曰郢爰

據史記楚世家文王熊貲立始都郢則此楚鏹也而用黃金恐黃金贖刑爲春秋後

制漢世因之鄭君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鏹鏹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

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見舜典疏是漢贖罪用黃金也漢用黃金三斤

贖死罪以當呂刑其罰千鏹之數且合堯典金作贖刑之制尙書大傳云夏后氏不

殺不刑死罪罰句二此罰字重文千鏹馬融云鏹六兩見史記平蓋千鏹卽呂刑之

千鏹故馬融卽依甫刑傳一鏹六兩爲說見路史夏后氏紀而呂刑所言又卽堯典贖刑之

事觀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晉書刑法志載張

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本此則夏后氏贖死罪之千鏹可用黃金明矣自周禮職

金有掌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之文贖罪始專用銅又國語齊語桓公問齊國寡

甲兵爲之若何管仲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小罪謫以金分注小罪不入於五刑

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淮南子汜論訓亦云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

不足令有輕罪者贖以金分注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殆亦指銅言之至漢迺復以黃金贖罪晉志載陳羣新律序所謂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償科亦見通典通考刑制篇是其塙證更考漢書蕭望之傳有議贖罪云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迺知黃金贖罪自武帝始故貢禹傳有武帝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贖罪云云鄭君嘗爲漢律章句其言贖死罪金三斤必用金布律文而晉律仍之故御覽刑法部引晉律曰贖死金二斤也固卓然無可疑者然以郢爰言之則春秋後已然此金識所以有功於經史也夫

父師少師僞傳襲鄭義說

書微子父師少師僞傳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謹按此僞孔襲鄭義也皇侃論語微子篇疏引鄭注尙書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僞孔本此爲傳疏家以僞書證之殊失鄭指不知鄭以周官況殷制周禮地官序官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是太師在三公之中故鄭注言三公天官掌次孤卿有邦事注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考工記匠人九卿治之注三孤佐三公論道是

孤卿爲三公之佐故鄭注言太師之佐孤卿鄭義精深僞孔未必盡明特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有太師爲三公少師爲孤卿之說鄭與之合故亦以太師爲三公少師爲孤卿又見五行志有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之說鄭與之合故亦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其實鄭以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當別有據如下文父師若曰疏引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爲本論語微子篇文也惜乎不可考已

魏風碩鼠篇重適彼句說

今注疏本碩鼠篇適彼樂土下皆作樂土樂土次三兩章樂國樂郊從同同然考韓詩外傳說苑新序所引則皆重適彼句蓋與汾沮洳之美無度園有桃之其誰知之同爲長言永歎魏詩節奏至今如或聞之意此經初著竹帛時本作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如宋書樂志載塘上行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云晉樂所奏是也迨傳寫遂易或解題引作蒲生我池中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云晉樂所奏是也迨傳寫遂易或省作適彼樂土如宋志載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解題不得其故遂重太行山爲句亦云晉樂所奏卽此樂土樂土之比既作樂土樂土又適與篇首碩鼠碩鼠句法一例故相仍至今而不知西漢韓魯舊讀碩鼠三章皆重適彼句也雖然今讀樂土樂土改於何時曰觀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有口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闕下

云云則改讀自東漢始

碩人其碩一作碩頤說

衛風碩人篇碩人其碩玉篇頁部引詩云碩人頤頤傳頤長貌又頤頤然佳也近臧氏玉林經義雜記因謂今詩碩人其頤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頤頤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頤頤也據鄭箋知詩頤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按臧說甚塙故李氏薌沚詩經異文釋陳氏樸園詩經四家異文考皆從其說惟阮氏芸臺校勘記據釋文云其頤其機反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其貌頤頤然長美皆經文作其字之證又謂經文一字而傳箋疊字者如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尙爛爛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疊字非六朝時經有作頤頤之本阮以明星有爛箋云爛爛證碩人其頤箋云頤頤似亦有理特未思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頤頤則頤頤然云者明是順經文言之不得援明星爛爛相爲比例竊謂作頤頤者毛詩作其頤者三家詩今三家詩韓齊無考就魯詩言之如列女傳乃作詩曰碩人其頤古文苑蔡邕青衣賦碩人其頤皆作其頤則魯詩作其頤明矣今本毛詩亦作其頤者恐後人據魯詩改之顧野王殆猶見未改之本與

曲禮二十曰弱冠荀子大略篇十九而冠異義說

二十而冠古今通禮荀卿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語意未完當據劉向說苑補見正二字考說苑脩文篇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建本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云

云

崔寔四民月令正月云是月也擇元日可以冠子注元善也禮年十九見正而冠見玉燭寶典孟春第一引

兩言見正而冠政可足成

荀卿之義蓋見正之正卽易蒙以養正之正見其養正始行冠禮大戴保傳篇所謂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日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卽養正之事下云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旣行冠禮矣天子諸侯之子必十九見其養正而後二十行冠禮則未見養正以前幼穉童蒙自必求師正本故易云童蒙求我而鄭君亦云童蒙未冠之稱也

見釋文

禮經十七篇祇傳士冠禮於天子諸侯冠禮已亡所幸大戴言公冠劉向言十九見正而冠皆天子諸侯冠禮之僅存者荀卿生劉向前及見天子諸侯冠禮而俗本攷去見正二字使下文冠而聽治其教至也教字且不可解矣故據說苑以正之

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說

今注疏本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此開成石經誤從唐時傳寫顛倒本

也本作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下文秋冬二字始能相蒙且下節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鄭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學官二字卽蒙此文凡學官言之漢書藝文志於易書詩禮春秋皆云列於學官楚元王傳又云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立於學官悉本文王世子此文故鄭注云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卽以漢世立學官者釋之可知鄭君注本文王世子本作凡學官明甚自後晉宋至唐雖釋奠先聖亦以學官主祭唐書禮樂志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禮學官釋奠于其先師鄭氏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非臣下所可專也請國學釋奠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辭稱皇帝謹遣州學以刺史上佐博士三獻縣學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獻如社祭給明衣至晚唐劉禹錫傳又云貞觀中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元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今天下州縣歲凡釋奠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迺奏記宰相曰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頌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請下禮

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云云

宋史禮志云其釋奠之禮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禮院李維言案開寶通禮諸州釋奠並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

官齋於公館祭日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今諸州長吏不親行祀非尊師重教之道詔太常禮院檢討以聞案五禮精義州縣釋奠刺史縣令初獻上佐

縣丞亞獻州博士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官兩員上丁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官兩員臨時通攝未副崇祀向學之意望自今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

知許敬宗劉禹錫意見雖殊惟其所據禮記必

是鄭注原本故文王世子皆作凡學官則從同同也若謂史官所書例有筆削唐書

尤多減省所引恐未足據則舊唐書禮儀志既稱敬宗等又奏曰案禮記文王世子

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而唐會要釋奠篇亦載中

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案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于先師鄭元注曰官謂詩書

禮樂之官也至劉賓客集其奏記丞相府論學事且引禮云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

師意當時會要所錄文集所登必皆敬宗禹錫原文而較史官所書出入更加謹嚴

足爲所據文王世子皆作學官之明證自文宗開成時鄭覃據傳寫顛倒之本刻入

石經誤作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而注疏本從之至於今日曾莫之悟或且讀凡

學句春句官釋奠于其先師而不知近於不辭焉則開成石經誤之已

周公踐阼說上

文王世子何以言周公踐阼記成王學世子之道也古者天子崩世子居喪有冢宰聽政之事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何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伏生尙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

儀禮經傳通解續喪禮義篇引

然則冢宰聽政正古時世子居喪之法周公於武王初

喪行之禮之常也及三年免喪復以成王年幼抗世子之法使之齒學而代爲踐阼禮之變也故不曰成王梁闇而曰成王幼不能蒞阼不曰聽於周公而曰周公相踐阼而治且繼之曰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以見世子必學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爲治國之本乃可蒞阼而周公之心如揭矣阼者何東階主位也對於主位爲賓故西階謂之賓階又謂之客階坊記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注謂反哭時也旣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白虎通爵篇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可知阼階爲新王卽位之地是以曲禮云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爲除喪卽位以後之禮冠以踐阼明三年之內冢宰聽政所有祭祀皆冢宰攝

之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孔疏皆言攝主可證

顧古無稱冢宰踐阼者踐阼乃新王卽位之稱爲臣下所當辟至於周公獨不辟者則以周公踐阼在於成王梁闇三年之後非尋常冢宰聽政所可例也雖然周公所踐之阼卽武王所踐之阼也當是時武王之喪既除而周公猶欲踐阼行天子之事宜其召管蔡四國之流言謂將不利於孺子卒也攝政七年功成治定永告太平而成王亦知世子之道可以致政矣此明堂位所以謂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而春秋繁露亦謂周公傳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也不然世子居喪冢宰聽政雖年長如高宗周公作無逸亦云作其卽位乃或梁闇三年不言則百官總已之事古人優爲之後世亦勉行之續漢百官志本注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劉昭引胡廣注曰猶古冢宰總已之義也是其事何以千古獨稱周公也哉

周公踐阼說中

或曰周公踐阼之時武王旣崩猶欲成王知世子之道何謂也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其在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尙書大傳云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

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正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注云禮志曰周公攝政

踐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爲當是與字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義所以善成王也太平御覽皇親部學部引由是觀之古之帝王立大學小學以教世子正欲其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謂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

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長養君德必在其爲世子之時而成王未聞世子之道已爲

嗣王故卽政之初羣臣進戒韓詩外傳云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天命之至其太宗

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

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

惟顯思命不易哉也又大學峻命不易鄭注天之天命得之誠不易也亦用韓義

其詩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箋

云成王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可知周公居攝之志欲成

成王之緝熙敬止也而欲成成王之緝熙敬止莫如修文王之家法文王之詩云穆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大學釋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也敬也孝也慈也信也文王之所以爲人君爲人

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也文王之緝熙敬止也周公知文王之緝熙敬止必於

爲世子時基之不幸武王早崩爲成王者無復有爲人子爲人臣之一日而世子之道不可不知也周公於是乎踐阼是故周公之踐阼代成王卽所以代武王也惟代武王故於成王可以世子待之其在康誥王若曰孟侯疏云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尙書大傳所謂太子年十八曰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可知周公踐阼之時一如武王在位之日凡世子之事皆使成王行之欲成王由爲人臣爲人子以至爲人君爲人父與國人交緝熙敬止以紹述文王之德之純也此周公踐阼所以繫於文王世子之篇之微意也

周公踐阼說下

或又曰周公所踐之阼卽武王所踐之阼徵諸大戴禮武王踐阼信矣然則明堂位天子負斧依之言其不足信乎曰疑明堂位者始於王肅僞家語觀周篇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注云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蓋欲破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及鄭注天子周公之說故於周公相成王之下負斧扆之上特著抱之二字而不顧其言之失也今且就肅說推之洛誥疏稱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通作冬十

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
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是周公踐阼成王已當誦詩舞勺之年
非孩提也如何而抱況朝諸侯於明堂據明堂位爲攝政六年事其時成王年已十
九周公何從抱之而負斧扆耶若如僞家語冠頌篇所云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
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則
是成王年十四喪冠也無論喪冠之失譙周辨之通典嘉禮天子加元服篇注引譙
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
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
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
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之矣宋書禮
志用此說而不著周名即使果冠吾聞有冠而生子者矣未聞已冠之子尙需保抱也詎保之

抱之卽謂之幼將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如後漢女主臨朝之所爲耶
則肅之誣周公罪更不容於誅矣原肅之失殆見秦漢閒述周公踐阼事其於成王
也往往謂在強葆如呂氏春秋慎大覽云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韓詩外傳云周公
抱成王而朝諸侯而漢書霍光傳又云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迺連綴其文爲周公抱成王負扆南面朝諸侯圖託於孔子觀明堂所見以爲周公

既抱成王卽非踐天子之位而負斧依之天子亦可定爲成王殊未思明堂位之所

記爲大朝覲禮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衰冕負斧依是也

禮周

司几筵云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左右玉几又若以負斧依之天子爲成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皆可證王則成王服衰冕矣猶使周公抱之而見諸侯有是理耶是故言成王周公事者莫

善於史記史記用尙書說者也

論衡書虛篇云說尙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其

於魯世家云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而就

臣位惴惴如畏然於周本紀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

之位夫曰歸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則當其行政之日倍依南面之時周公固履天子

之位也魯世家傳周公事故舉朝諸侯於明堂言之曰倍依南面周本紀傳成王事

故舉踐阼言之曰行政七年而皆謂在天子之位願後世聞王肅之說者毋再揚其

波也

周學制鄭義通說上

禮記文王世子於成均注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謹按鄭君所言之虞庠卽記文之上庠記文但言上庠並無下庠相對故以虞庠釋之觀下文乃退賓于東序注釋榮于虞庠則賓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然則

鄭君所言虞庠猶明堂位言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彼記但言有虞氏之庠並不言上庠下庠此注正同其例而且彼記序夏后氏之序也卽此記之東序彼記瞽宗殷學也卽此記之瞽宗則彼記米廩有虞氏之庠卽此注之虞庠矣以虞庠釋成均但言近是者鄭意成均爲五帝之學五帝之學又不僅虞庠故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注但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不言虞庠此注虞庠蒙記文上庠言之也其實上庠虞學東序夏學瞽宗殷學注謂周立三代之學者蓋以虞之上庠冠國之大學復以虞之庠制爲四郊之小學王制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據魏書劉芳傳引注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也惟小學爲虞之庠制不得如大學之兼取虞夏殷三代故別立東膠於大學以配四郊之虞庠可知虞庠爲小學而上庠爲大學也記文不言上庠而言成均者猶不言右學而言瞽宗皆周時大學之制云

周學制鄭義通說中

周時大學之制旣以上庠東序瞽宗合東膠爲四而四郊之小學總爲虞庠是無別也於是有東南西北之名如禮記祭義祀先賢于西學注西學周小學也又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據通典引疏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謹按皇說是也惟四郊皆有虞庠當時以東南西北別之故有西學特鄭君但言

周小學不言周四郊之小學似難臆說然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鄭君旣言郊復言東學西學則東西學之在郊可知東西郊有學則南北郊之亦有學可知故注謂周有四郊之虞庠虞庠之祀先賢者則在西郊大司樂所謂祭於瞽宗也於大學則曰瞽宗於小學則曰西學西學爲虞庠之一則虞庠在國之四郊明矣

周學制鄭義通說下

知虞庠在國之四郊非惟通於祭義也抑且通於大戴記如保傅篇引學禮言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大學夫所謂東學西學非卽樂記注之左東學右西學乎所謂帝入西學尙賢而貴德非卽祭義之祀先賢于西學乎而鄭君所謂西學周小學者非卽保傅篇之入于小學乎觀保傅篇先言東南西北之小學後言大學魏書劉芳傳卽本之云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謂之東學在南郊謂之南學在西郊謂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在國中謂之大學據玉海引皆引鄭君注周有四郊之虞庠爲說可知鄭義通於保傅篇也至蔡邕明堂月令論雖引保傅篇文誤以四學爲四門之學矣

車上建旗說